

# 圣约翰·佩斯诗选

圣约翰·佩斯 著

伊伊伊出版社

## 柯绿索页的想像

### 钟 声

众人之间，  
手上空无一物的老人，  
走向柯绿索页！

你哭过，我可以想像到，一旦修道院的钟楼，藉着钟声，  
把潮水般的叹息向全城倾吐时……

喔泛滥了！

在月下的礁石上；在更远的河岸风声里；在夜色朦胧中出现的  
震耳欲聋的古怪音乐的音符里，有你织梦时的泪，

宛如在海里用力张开身躯的贝类，所造成的连环圆圈的波纹……

### 墙

当著面，墙堵成了防备你梦境的圆围。

然而想像在挣扎之间叫喊了。

头部顶住大靠背椅，你的牙齿和舌部尝到苦头：从牙龈发出的恶臭是脂肪与酱油的味道。

你在你住的岛上，尚未破晓的微曦在神秘河水中私语时，  
梦著无瑕的云朵。

……那是体力放逐时的汗珠，有壳植物的酸涩汗液，粗壮  
柠檬树的辛辣刺激，荚壳内黑色物体的酸性幸福。

那是蚂蚁在枯树林中酝酿的褐色蜜。

那是你在黎明忍受酸苦青果的味道；是盐分浓浓的信风中  
的乳状空气……

喔欢悦！高空中微细的欢悦在跳动！结沌的帆迎风招展，  
隐约的教堂前庭青翠满目，而地面上绿色喜悦流露出悠久岁月  
的世纪……

## 城 市

在被石板盖住屋顶建材的房屋砖瓦间，正好长出青苔。

它的呼吸藉烟囱管道溢散。

脂肪！

紧张人们的气味，俨然乏味的屠宰场！石榴裙下女人的修  
长身材！

喔天上的城市！

脂肪！呼吸已令人窒息，一群烟缕颇为可疑——全城围绕  
着垃圾。

小店的天窗上——旅舍的垃圾桶内——水手区的蓝酒味道  
上——警察局庭院呜咽的喷水池上——过时的石雕像上与流浪  
的狗——吹口哨的小孩上，以及下巴凹陷双颊抖动的乞丐，  
前额有皱纹三道的生病雌猫上，  
在黄昏抽烟男人的烟雾中……

——这就是顺着河流向大海的城市，脓疮满身……

柯绿索页——今晚，你住的岛屿附近，天空为赞颂大海而下倾，而沉默面对孤独众星把欢呼扩大。

窗帘拉开；不要点灯；

黄昏了，在你住的岛屿周围，这儿同那里，到处是无疵的海水环绕这只瓶瓮；天与海染织的路上，表露着黄昏的外貌。

均含盐分的万物，因成胶状而沉重，就像血浆般的生命。

鸟儿微振羽毛，在梦境中透露着油质；不理睬昆虫的空以果，掉进小湾的水中，“咕咚”。

岛屿在浩瀚海水的水湾中沉睡，藉着华美的水底泥沼不断活动，流动的热气，与多脂肪的雄鱼白液被洗净了。

到处散布的热带树下，沼泽中，迟钝的鱼以扁平的路濡沫；其它没有入睡的鱼，像爬虫类带斑纹——水底泥沼逾衍生愈多——听得到沉思动物在壳内发出的声音——青天里一缕赶早的烟，那是群聚成直线的蚊子——叶下蝗虫在低唤——其他被黄昏吸引的动物，都很温驯，唱着预报下雨的无奈的歌：那是两颗水滴滑入黄色咽喉的吞咽……

清澄而蜿蜒的水流声！

花冠！印花金属板的缺口：忧愁萌生且开花！那是旅行中活动大花朵，世人不断相信的，不曾见过的生动花朵……

喔，凉风的色泽在静水上打旋，

棕榈树的枝叶摇摆不定！

而没有一声犬吠暗示远处茅屋所在；暗示茅屋与黄昏的炊烟与浓重辣椒味下的三块黑石。

但是，几只蝙蝠以小小锐响把溽暑的黄昏剪出。

喔欢愉！高空中微细的欢愉在跳动！

……柯绿索贝！你在那儿！夜晚暗号的奉献祈祷是你的脸庞，就像反转过来的手掌。

## 星期五

微笑在阳光里，

象牙！胆怯地下跪，双手按住地面事物……

星期五！让树叶常绿，让你的影子常新，你在光线下，手如此长地伸向地面，靠近沉默的人，摇晃你那青翠闪烁的肢体！

——现在，有人以红色旧衣赠你。饮灯油的你，偷食物橱；女厨师带鱼腥味的油垢摆裙是你贪婪的对象；你从铜镜欣赏外表虚假的眼眸，然后发出狡黠的笑声。

## 鸚 鵒

这是另外一只。

一位口吃的水手，把它卖给了它的新主人——一个老妇人。就在挨近天窗的楼梯平台上，小街色泽的阳光脏雾在那儿交混成郁郁沉闷。

到了晚上，当你柯绿索页，从院子壕沟再次爬上，推开廊门，耸立你面前的是你灯盏摇摆不定的星星时，它向你致以加倍的喊声。为了转移视线，它撇过头去。提灯的人！你希望它

什么呢？……第二道圆圈，宛如元气丧失的指环，你凝望着它，而那病了的羽毛在兽粪的水中缓慢下沉。

倒楣！吹熄你的灯。鸟儿叫了。

## 山羊的阳伞

谷仓阁楼里，它藏在尘埃的阴森气味中。它在三只脚的桌下；介于雌猫的专有沙堆与聚集羽毛的脱箍枪架的箱子间。

## 弓

穿著别有花朵的教士外套，在炉灶噓噓声之前，仍会打颤，你望着宛若软鳍波动的焰火。——然而歌唱的影子在一声爆裂中龟裂出：这是你的弓，在钉钉子的部分折裂。沿着神秘的纤维爆开，就像荚壳死在战斗车轴的手上一样。

## 种 子

在你收藏的瓶子里，你那袭山羊衣内长留着那颗紫色的种子。它萌芽之意全无。

## 书 籍

城里某个下著绵绵细雨的晚上，炉灶口发出难忍的呻吟，在你的内心激起阴郁：

“……发光的放逐——暴风雨早已在更远处卷起——救世

主啊！我如何去护守你交付我的道路呢？

“……今晚，你趁这场混乱，只撇下我——在一段漫长岁月，你拥有我之后，用你孤寂的盐喂食。

以你的沉默为证？以你的影子及爆裂的巨响为证？”

——因此，在今晚的这场混乱中，你自叹自哀。

然而，当失去的惊喜无法恢复时，在迎面的墙堵前，抹去阴影，

于是，打开书籍，

你以枯朽的手指漫步于谏语之间，然后增大坚定的眼神，你等等，掀起一阵给你猛然一击的强风将立即出发，宛如台风。在你期望的眼神前，云朵被吹散。

## 远 征

### 歌

幼马出生在青铜薄片下。有个人把酸涩草莓置于我们的手上。那异乡人消失了。此刻，任由我发出其他外省的声响……“我向你敬礼，乖女儿，在最宏伟的岁月树林之下。”

狮子星座与异乡人之间，恰如阳光把它的纤指放进死者的嘴里。异乡人，微笑著。一处青草地成为我们谈论的对象。啊！外省正刮着强劲的风！给我们旅途带来很大方便！让号声赐我喜悦，让受恶评的博闻作家有所庇护……“大女儿，我的心肝，你有你的方式，那不属于我们。”



幼马出生在青铜薄片下。有个人把酸涩浆果置于我们手上。那异乡人消失了。此刻，青铜轴发出巨响。沥青与玫瑰，那是歌曲的赠礼！房里有雷声与笛音！啊！我们的旅途那么方便！啊！岁月轶事源远流长！异乡人任意顺路而行！……“我向你敬礼，乖女儿，在最美丽的年华长袍之下。”

员

在三个伟大的季节，我深感建立自己的荣耀，我可以预测到这块我奠立法律的土地上的利益。

大海里的清晨兵器般美丽。任由我们的马群奔驰，没有杏仁的大地

苍天向我们显示不朽。而太阳无以为名，但我们之间充斥着其无以伦比的威力

而清晨的大海宛如自信，深发于心灵。

威力，你在我们的夜路上狂歌！……兄长，我们梦想着清晨的纯粹念头吗？

麦子的主人，盐的主人，及合理决算的国事！我们之中尚有一年！

我不曾呼唤彼岸的人。不曾在斜坡上

拟定城市的大区域与珊瑚粉。但有生活在你们之间的构想已于心中产生。

一切荣耀归于营帐门坎！你们之间有我的力量！而纯粹念头就像盐在阳光下审讯一样。



……此刻，在你的梦中之城我徘徊，驻足于荒废的市集，在你们之间，从事我心灵的纯粹交往。

有如烈风中的荆棘之火隐隐出现。

威力，我们在辉煌的路上歌唱！……“心灵的所有矛戟

是对盐的喜悦……我用盐将欲望的死唇复生！

谁要是不曾赞颂干渴，以头盔饮用砂中之水，

在心灵的交往中，我不敢过份信任……

而太阳无以为名，但我们之间却永远充斥着它的威力。

人类，芸芸众生与三教九流，生意的人与游手好闲的人，  
边境的人与域外的人，喔此地记忆中无足轻重的人；来自山谷  
和平原与天涯海角的人；征兆，种子的先哲，西风的忏悔者；  
兽迹与季节的追捕者，拂晓微风的劫掠者；喔下层社会的水源  
探索者；喔探索者，喔前往别处的季节开拓者，

清晨，当帝国与死水的预兆已把世界之烟雾抛在脑后时，  
你们不曾售出更坚硬的一粒盐，放逐在边界的鼓声醒来  
在沙漠上打呵欠的是永恒。



……披件纯洁长袍于尚有一年的你们之间。“我的荣耀就  
在四海，我的力量就在你们之间！

我们注定的命运，在彼岸风声中，在时间因素的上端，把  
一世纪的光辉捧至辉煌的世界之颠……”

数学悬于盐的浮水！在我额头的敏锐点，诗篇孕育并出生  
了，我把这支全民族最沉迷的歌曲铭刻于拉永恒龙骨直至我们  
的船坞！

## 圆

在繁华之地最最静寂，那是正午蝗群众集的繁华之地。

我走着，你们走着，同在生长香草的高坡地方，那儿有人

晾晒达官显贵的衣裳。

我们跨过王后的长袍，全都缀着两道深褐色的花边

我们越过公主的长袍，全都缀着两道鲜艳色的花边

同一个男人渴望一位女人及其女儿时，也许时光不至于瞬间即逝。

笑着领会死去的人，帮我们剥开这些水果吧！……嗨！野玫瑰下世界不再灿烂吗？

一场紫色灾难，发生在世界这一边的水面上。风起了。海风徐徐。而衣裳

飘散！宛若祭司将之撕成碎片……

## 猿

大麦收成时，男人倾巢出动。不知谁逞强地在我的屋顶上谈天。此刻，“众王”在我的门前乘凉。而“大使”在王桌上用餐。供养他们的是我的麦子！度量衡的“稽查员”带着各种昆虫残骸。

与麦杆悄悄走下壮丽大河。

算了！我们被你吓坏了，太阳！这样的空想居然出你之口！……风潮的肇事者，争端的肇事者！饱受凌辱与秽行，殴打抱不平者！擦亮我眼睛的瞳仁！在石灰的壮观下我的心因欢悦而鸣啼，鸟儿唱道：“哦迟暮之年！……”大河在其河床上，一如女人的歇斯底里与这个描绘成红色的

羊皮更美丽的世界！

哈！比墙上我们的树叶更丰富的轶事，比梦中更清纯的水，多亏，多亏他清醒了，从非梦中！我的心灵充满幻想，就像敏捷强劲的大海，具有雄辩天才！激烈的气味围绕我。从现实事物中呈现怀疑。如果有人将忧伤化作愉悦，那么，白天里就产生了怀疑！我的意见是有人会弄死怀疑，

除非有暴乱一场。

最好是说：笨拙的辩士！从我们不计其数的利益看，我们警告过你。犯错的大海丝毫不认为判决海峡的狭隘是一件狭隘的事！而由于酒而激奋的人类，带著野蛮同低声的心灵，就像含著糕饼的黑嘴，说些事情：“……玫瑰！我紫色的喜悦；我欲望的广袤大地，今夜，奠立它的疆界的将会是谁呢？……明理心灵的激动，今夜，奠立它的疆界的将会是谁呢？……”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的孩子，穷人，这是权力，产生梦想与标记的权力。

“顺著各族人类走过的路，显示出脚跟的黄颜色：亲王、大使、杏仁嗓子的统帅；从事轰轰烈烈的事业的他们在梦中瞧见这个或者那个……祭师为了野兽，放弃反对女人嗜好的法律。语法教师选择露天为争辩的地方。裁缝把一件精美卓绝的丝绒新衣挂在年轮多于衣服的褶皱的老树上。患痢疾的人用清水洗衣。有人将属于划桨手那张枯干有气味的座垫烧焦，那张座垫现在的样子使肇事者愉快。”

大麦收成时，男人倾巢出动。浓烈的味道围绕我，比约巴河更清纯的水追逐成历史上另个年代的声响……长时期的荒

年，杂草租用的无需租金的大地，我不知谁逞强地踩践我的脚印。大地的沙堆下、尿水下、盐层下的死者，此刻所能做的，就像供鸟啄食的麦糠一样。而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向死者之门宣战——但是对缄默不语的“君王”说：看！我们之间矛戟的尖端

这驴脑袋！

## 源

世界列车就在那儿，这么说是我惟一的选择——城里的建筑物。石头与青铜。黎明时荆棘丛的烟火

无情地对准那些俨如

知道殿堂与毛坑的区别的深处的绿色多油垢的巨石，

看到我们的烟雾由地面直抵高空，航海家追赶过来，改变了幻想。

清晨时，城市如是在单一的唇音字下建造安顿好了。山丘上的驻地撤销了！我们就在那儿的木造回廊上。

在凉爽的世界里不戴帽子，打赤脚，

然则，在我们的驻扎地，为了卸下孩子与牡骡，我们笑过，我们真的笑过吗？

也可以说，从黎明起，所有的人都在帆下吗？——面粉进港了！……比伊利安更高大的船，在天上白孔雀的指引下，通过河洲，停在

漂浮一具死驴的死亡地点。

听！巨响！彼岸传来的。那是火花的主人——铁匠！鞭子

的挥打声，减轻了板车走在新路上的未完成的看不到尽头的  
不幸。喔，牝骡，我们的愚昧就在于屈服在铜剑下！四头不驯的  
骡在群拳交集下，形成蓝天上生动的伞房花状。那些掩避所的  
建立者停在树下，以便思考土地的将来规划。他们传授我建筑  
物的意义与目的：增光的门面，缄默的门面；红土的回廊，黑  
岩的穿堂，明显遗迹鱼池用做图书馆；最近完成的建筑物用做  
生产药品。接着拿著钥匙吹口哨的银行家走来了。街头早已仅  
剩一人唱歌，其余将上帝花纹描绘在前额。……这纵然不是向  
你叙述我们跟彼岸人士的联盟；皮囊内供应饮水，用鱼钱来支  
付港口工程的骑兵队津贴与王子们。美丽的姊姊，在粉红色的  
软鞋内给我们一只鹑鸟。

……孤独！一只大海鸟产下蓝色蛋，金黄色的柠檬挤满清  
晨的港湾！——那是昨天！海鸟飞走了！

明日是庆典日，热闹日，公路服务处在种满荚科树木的林  
荫道路上趁黎明运走掌状大叶片，巨大碎屑……明日是庆典  
日，

郊区练习嗓子，港务局局长的选择，暴风雨的预报，  
黄色城市笼罩着黑暗，以及窗牖的女孩短裤。



……阴历三月，他们在帐幕蜿蜒的丘陵顶端醒来。沙漠上  
弥漫着一具被焚烧的女体的火味。却有个男人迈向沙漠入口处  
——他的父亲宣称：他是卖瓶商人。

缘

为了使我的心灵寻觅远方的事物，城里的万家灯火因群犬齐吠更加旺盛……

孤独！我们的热情支持者。尽管你夸耀我们的创作，但是我们的思维已经扎营于其他的城墙了：

“我没有向任何人诉说等待……我一向温和地埋怨你……告诉我你教我们唱的歌是什么意思？……”

一群意象的公爵引导至死海，洗净我的眼眸的夜水果然在那里吗？

孤独！……一群星星移过世界边缘，阴谋地连成一串。

在我的屋顶，天上的同盟王引发战争，那些卓越人士就地安顿驻扎营地。

在写诽谤书的君王之间，在毕页利得的陷落之间！让我与晚风独行，……

死者的沥青静静融入心灵！用针缝我的眼睑！歌颂眼睫毛下我们的等待！

夜晚供应牛奶，派人好好看守！让纤纤蜜手沿着放荡的唇儿：

“……女性的硕果，喔沙宾妮！……”辜负了缺少审慎的心灵与激扬夜间的单纯异端，在思维里，我激起反抗梦的活动；在清晨的淡味中，野鹅与我同行！……

——哈！当星星夜行至女佣区时，你是否看到许多崭新的矛戟

把夏日的矽酸盐赶至沙漠前？“黎明，”你叙说着……在死

海岸边洗礼！

在大季节里赤裸睡觉的人，群聚在大地上——成群站立且喊叫

世界无理！……老人在昏黄灯光下颤跳眼皮；女人摊开她的嵌满细菌的指甲；

而肮脏的小马用长胡须的下巴碰触小孩的手，小孩还想不到在它的另一边缺少了世界的光明……

“孤独！没有向任何人诉说等待……一旦我愿意，就独自前往那儿……”——而用新思想全副武装

异乡人还在寂静路途召集支持者：他的眼睛满是唾液，人的本质，他不再具有。对有羽翼的麦子而言，大地就像诗人具备的决心、游历一样……

## 远

这就是我们伟大军政府的掌权者，与穿这种布，一阵风即可闻到香味的女孩，

在高地我们建立幸福的陷阱。

喔！丰盈与舒适，幸福！也有一段长时间，玻璃器皿的玻璃在这里能跟曼侬一样歌唱……

一场闪电式混战，在迷路于台地角隅以女仆们手中的黄金巨掌来摧毁世界边缘的沙漠的忧思。

随后，西方吹了一年的风，黑岩覆盖了我们的屋顶，生动的帆沉醉于大海的喜悦。天晴时，海岬一带的骑兵队，从单纯灾祸的矛戟尖端，以攻击那些肥硕且精明的鹰群为目标，在海面上发表一篇动人的年代纪：

必然如此！为了人类的历史，这是人类的力量之歌，仿佛铁轴拨动，引起大海的颤动！……针对彼岸产生的法律，女人使人们心中的婚姻轻浮；在玫瑰的严肃气味里，因阳光涨价而拍卖售出的伟大国土，和平的高原与当作奖品被割分的省份……

线毫嗅不出木炭的那些人，在我们之间能做些什么呢？他们可能有活人交易吗？“统治空白时，那是你的事，而非我的……”我们就在那儿，我们到边境制造非凡的事故，带给我们力量限制的行动，在你们之间我们的欢愉是相当大的欢愉：

“建立于斜坡的这个部族：我认识这些骚扰粮食耕作的骑兵队。过去跟他们说：一场浩劫逐赶我们！这无法预料的行动，以强大的挥霍毅力，以仿佛累串葡萄成熟的自然力般的人力逐赶我们……过去好好的说：我们的暴力惯例，我们快速稳健的作为革命种子的马群，以及我们意识到狂热岁月的头盔……衰颓的国度，习惯恢复了，许多宛如笼中爱吹哨的鸟儿家庭组成了，在我们行动的方式内，你看看我们，厂棚下广大的国家的印书工人，高声朗读教皇诏书的诵读官，以及我们法律下二十个讲各种语言的民族……

“你已经知道他们的历史风尚：永恒路途中可怜的统一者们，前来向我们致敬的成群达官显贵，刻在权杖上的年度，百姓及其神祇，北国沙漠中的叛逆王族，他们朝贡的后裔不加珍惜向我们保证的法律，其领导人说：主宰自己命运的法律我拥有……

“或者正好你对他们叙述和平之事：在充塞安逸的国度里，市场的气味，女性，黄色货币，无疵邮票，棕榈树下的幻想，强烈香料——军事奖金，那里有群众奔来的痕迹，河流当面影